

父亲进城

他说，被他们
又一颗棵失群的橡树
带着一群麻雀和几个鸟巢
原来早就跑到城里来了
一个
他信，城里遇到一个
要盯着这些家伙
字，王，里的空气与村里的蓝天
是被他养育多年又砍伐的木头
在城里，做了一块地板
是它被涂上了油漆
被涂上了浓重的夜色



陈仓／著

红旗出版社

父亲进城

陈仓／著

红旗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父亲进城 / 陈仓著. — 北京: 红旗出版社, 2015.4
ISBN 978-7-5051-3381-5

I. ①父… II. ①陈… III. ①中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5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5)第 011042 号

书 名 父亲进城
著 者 陈 仓

出 品 人	高海浩	特约编审	王 昉
总 策 划	袁 敏	责任校对	刘宁宁
总 监 制	徐 澜	书籍设计	张晓飞
责任编辑	陈 桔 赵晓思		

出版发行 红旗出版社
地 址 (南方中心)杭州市体育场路 178 号
邮 编 310039 编 辑 部 0571-85310271
E-mail 672329804@qq.com 发 行 部 (北京)010-64036925
(杭州)0571-85311330

欢迎项目合作 项目电话 (北京)010-84026619
(杭州)0571-85310271

图文排版 杭州美虹电脑设计有限公司
印 刷 杭州长命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	889毫米×1194毫米	1/32
字 数	100千字	印 张 5
版 次	2015 年4月北京第1版	2015 年4月杭州第1次印刷

书 号 ISBN 978-7-5051-3381-5 定 价 25.00 元

版权所有·翻印必究·印装有误·负责调换

目录

父亲进城／1

创作谈：仅有一粒麦子是孤独的／67

父亲的晚年生活／71

创作谈：正在消失的故乡／153

像碰到多年前走丢的孩子
他一进门就朝着我的木地板
跺了跺脚，摸了摸水纹
他说，被他一棵棵养大
又一棵棵失踪的橡树
带着一群麻雀和几个鸟巢
原来早就跑到城里来了
他像在城里遇到一个亲戚
半夜三更也要盯着这些家伙
聊聊城里的空气与村里的蓝天
我也是被他养育多年又砍伐的木头
在城里同样做了一块地板
只是它被涂上了油漆
我被涂上了浓重的夜色

父亲进城

接农民父亲进城，这是二〇一二年春节期间发生的一场革命。

父亲出生于农历一九三八年五月二日，一直生活在陕西省一个叫塔尔坪的村子，我认为这是中国目前最为偏僻的山区。有这么几个关键词，可以说明父亲进城的特殊之处：第一，他是农民，最最纯正的中国农民，一日三餐吃的、喝的，全是自己一手种出来的；第二，他是文盲，虽然在地主崽子时代读过两年私塾，但经过几十年原始的农村生活后，已经变得斗大的字不识了；第三，他没有手机，没有电话，没有网络，没有任何电器与机械，这个村子至今没有手机信号，可以这么说，他还处于新石器时代；第四，他从来没有进过城，曾经路过一个县城，他把县城叫做“大屋场”，没有任何过夜的经历，所以他不知道什么是电梯，什么是抽水马桶，甚至不知道煤气灶，他过着的生活与他心中储存的信息，绝对与一个现代人是格格不入的；第五，父亲耳朵彻底聋了，眼睛也花了，牙齿

掉得一颗也没有了，而且他只会一种语言，那就是陕南方言的一种，懂这种方言的人，只有石门镇的几百口人，随便举个例子：“瞎得着”，你不要以为与眼睛有关，其实就是自我埋怨“完蛋了”。

《百年孤独》里说，有一个死去的亲人埋在这片土地，就算是故乡了。但我却以为，是有一个至亲之人，长期生活在身边，一起吃饭，一起睡觉，这便是故乡了。所以在异地他乡，年年都有接父亲进城的动议，就是想让父亲把故乡带到一千三百公里之外。虽然父亲也是天天盼儿，但是故土对他而言，已经成为生命的一部分了，让他离开故土等于要割他的肉。每次他都会以“要喂猪”，或者是“麦子黄了”为借口，而不能动身。

父亲近年身体异常糟糕，不是腰痛，就是腿肿，刚刚还在砍柴的时候，从悬崖上摔下去了。我害怕起来，如果有一天，他突然不在了，至死也不知道流着他血脉的儿子，如今过的是什么样的生活：比如上海楼高，他一辈子只见过双层的戏台，无法想象一百层高楼的模样；比如上海人多，他一辈子遇到的人也许不到两三万，无法想象这个两千万人口的城市，人多到什么程度；比如上海有钱，他一辈子赚的钱，包括带给他的一点好烟好酒，他在小卖部里换的，还有哥哥出车祸时得到的八百块赔偿，全部加在一起也不过几万块，他根本不能相信，这仅仅值上海中环左右一平方米房子。如果在他有生之年，连他儿子住着

什么，吃着什么，玩着什么，干着什么，统统一无所知的话，那将是我多么大的遗憾。

突然接到姐姐的通知，父亲死活不愿意出山。接到父亲不来的消息，我十分恼火，我真的不知道，在人生的最后时刻，有什么与儿子一起过年更重要的事情。父亲的理由还是一样，开春了，天暖了，砍了一些木头，要点香菇；还有马上要给麦子薅草了，几亩坡地要种土豆了，等等。我让姐姐传话一是告诉他，机票花了很多钱，不能退，不能延期，如果不坐的话，就是废纸一张了，等于父亲十年的地白种了。父亲一生生活节俭到了极点，就连撒泡尿吧，也要撒在自己家的玉米棵子底下。二是说我非常想他，房子已经装修了，儿子在上海安家了，儿子的家就是他的家，他凭什么不来看看他的家呢？三是他不来了，说明他根本不想儿子，那儿子也没必要整天牵肠挂肚的，儿子就可以安心地待在上海，一辈子再也不回那个小村子了。有点要与父亲断绝关系的意思。

别说一辈子，就是一年两年不回去，还不知道父亲会干出什么事情来。说不定，真爬到秦岭头上，朝山外张望儿子也不一定。最后通牒还是有效果的：他老泪纵横地决定，要来上海。但是初三晚上，当我与爱人双双飞到西安，姐姐再次传话（每传一次话，都得跑几十里路，赶到有手机信号的地方），说是故乡在下大雪，已经把几条路都封住了，根本没有办法出山。我真是又急又气：哪怕就

是步行，也得走出大山，走到西安！

其实大雪是真下了，但是为了钱，班车安上防滑链，就可以走盘山公路。说是大雪封山，不过是父亲一个借口。正月初四早上，姐姐便把父亲送到了西安城，送到了我的身边。虽然需要使劲地大喊大叫才能让他听见，但是毕竟可以与父亲面对面交流了。等我一声“爹”喊出口，我们父子都哭了。

父亲住在长江源头的深山老林，如今要来长江之尾的国际化大都市上海。他就像一滴水，先渗出一条小溪，进入一条至今都没有名字的小河，然后再并入丹江，流入汉江，汇入长江，抵达东海。

二〇一二年春节期间，父亲终于进城了，由此产生的震动，不亚于滚滚长江所掀起的波浪。说实在的，父亲进城其实就是一场革命，既是精神的，也是肉体的。

文盲的理解

父亲到西安后，我带着他准备先旅游一下，也是为了做一个过渡，适应适应城市的生活，毕竟西安比起上海来，在商业与交通方面，还是简单与单纯得多。

我们出门没有打出租，而是带着他去大街上乘坐公交车，这可是他人生中第一次乘坐公共交通工具。一出宾馆的门，我就感觉到了无限的吃力，因为在他单线条的眼中，根本没有任何的交通标志，就连基本的红绿灯，他也以为是城市里的一个装饰，甚至他对装饰什么也不明白，整个城市的一点一滴对他来说，都是无意识的，无任何意义的。

我们住在北大街，就在北门里边不远，这里的路还算宽阔而笔直，行人也相对规矩一些，这一切都是为父亲考虑的，希望尽量让他进城后，遇到的都是一些直线条、有秩序的生活。

但是一来到街上，他就不知道如何办了。我说这是斑马线，过马路一定要走斑马线。但是对着他的耳朵喊了半天，半条街的人都听到了，他也听见了，但唯独他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，更不知道为什么一定要过马路。他照样我行我素，从街上最中心的地方穿过，像是走在田间小径上，欣赏着四周的玉米林。当我们遭遇到红绿灯时，我告

诉他红灯停绿灯行，但是解释了半天，他还是一次次地堵在人家急驰的车头前。因为他这一辈子，只用过十五瓦的灯泡子，只看到过红太阳与蓝月亮，根本就没有碰到过如此多、如此光怪陆离的光线，也许他根本就不知道哪个才是红绿灯。实在没有办法，我只好与爱人寸步不离地跟着，一步也不放松地走着。当我们爬上一辆公交车，人流涌动，场景复杂。还好，他在大山里时，采摘野果，挖药砍柴，已经熟练于攀援，于是很自然地、很稳当地，扶住了头顶的把手。

接下来碰到了两个让我头痛的小动作，第一个是抢座：有空位子的时候，他根本不知道要坐下来，他以为每一个座位都是别人的。哪怕这个座位离他最近，也让人给抢走了，他仍然抖着双腿，摇摆在公交车上。不管这是无知，还是谦让，结果却是文明的，与城里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。在换乘前往大雁塔的另外一辆公交车时，我急急地把他按在座位上，然后再折身又抢了一个座位，这时他竟然张着嘴巴，在座位上不安心地挪动着，好奇地看着每一个站着的人，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。车行了几站，当爱人把自己好不容易抢到的座位，又让给了一位白发老太太，自己仍然站着、在人堆里挤着时，父亲更是迷茫到了极点，他不清楚为什么会这样。

第二个是接触：父亲在拥挤的人群中，总会把手无意中搭在别人的腰间，其实他只是想扶一扶，但是这是多么

危险的动作啊。第一次他搭着一个男人，我觉得没有提醒的必要，因为这个男人回过头，看到一只粗糙的老手时，就没有表情地忍受了。但是接下来却是一个美丽优雅的少妇，她的腰身浑圆而不失线条，即使包裹着厚厚的衣服，里边的皮肉依然可以透射着迷人的光芒。在一摇晃中，父亲却毫无顾忌地，把他的手搭了上去，而且是死死地搭着，我明显可以看出，在公交车的颠簸中，他的手指或深或浅地陷了进去。我赶紧对着他的耳朵小声地说：爹，你的手。他是聋子，当然没有听见，手依然在美少妇的腰间晃荡。我生怕人家会折过身，给父亲一个耳光，提心吊胆地腾出一只手，把他的手拉开了。但是随着公交一晃荡，他的手又扶上去了，而且比前一次更加深入。我在此以一棵庄稼的名义声明：作为一个单纯的农民，而且是一个没有多少心力的老人，他的手是干净的，指挥他手的心脏，也是干净的，他没有任何想揩油的想法存在。感谢上帝，整个半小时的行程，这个美少妇都没有回头，露出任何指责的态度，也许她早就习惯了公交车上的生活，也许她在上车的那一刻起，早就知道攀扶着她的，是一位古稀的与自己父亲相仿的老人，甚至她还故意稳稳地站着，让老人扶着，我们不排除人类存在着如此美好的心思。

带父亲旅游的两个景点，是大雁塔与陕西历史博物馆。对于前者，父亲是知道的，唐僧的名气因为《西游记》这部伟大的著作，而闻名于乡野，已经超出了书本与

文化的范畴，就是父亲这样的纯文盲，也是清楚的。不过，在登大雁塔的时候，父亲一直跑在前边，一点也不觉得气喘与劳累，倒是我这等城市人，不但身体吃不消，而且大脑也十分疲倦，总想从这个伟大的建筑中，寻找到某种超乎寻常的思考。

在登上七层高塔时，问父亲这里好看吗？他一语惊人，他说：这不就是爬山吗？仔细想一想，父亲才是一个真正的生命体验中的哲学家，如果抛开历史的附着与人文的支撑，独立看这座塔、登这座塔，这与登山有什么差别呢？一生被困于山中的父亲，时时刻刻不都在向高处登临吗？难道他每一次爬山，除了背回一些山货之外，都要思考登高的意义吗？

对于陕西历史博物馆，我们选择旅游的目的，说实在的，不是为了父亲，而是为了爱人，想让土生土长的上海爱人，通过对陕西悠久历史的观瞻，来增加对我这个浅薄之人的敬畏。但是，进入博物馆内，感受最深的，依然是父亲。因为这些瓶瓶罐罐，我们已经看惯了，而且无论是青铜器，还是铜车马，我们衡量的标准，就是它们现在价值几何。

在一只唐朝的白瓷器前，我与爱人议论，现在的市场价格，应该有上千万之高，如果自己家里有这样一件东西的话，我们一定会把它卖掉，然后购置一套房子，来改善一下并不宽展的生存环境。父亲并没有听见我们的议论，

但是他却自言自语地问：这瓶子有么子用呀？！我想告诉他这瓶子真正的价值，但是我还是遵照一般的规律，告诉他：这瓶子是摆着玩的，或者也可以插花。父亲并不驳斥，又来到一只纯金的大碗前说，这个有点用处，起码可以拿来吃饭。其实他哪里知道，这只碗再过一千年，也无法回归本意——用来盛饭。

通过一整天的闲走，父亲对城市生活还是一无所知，但是对基本常识似乎有所领悟了。比如说不能当着人挖鼻孔，比如说不能向光滑的大街上吐痰，比如说不能随手把垃圾扔出去。当天晚上，我们去北大街溜达，我远远地扔出去的餐巾纸，飘到了垃圾筒之外，让我羞愧的是，在一群人当中，竟然是父亲跑过去捡了起来。这些只有城市才有的细节，他开始有意识地学习接纳了。在教父亲生活习惯的同时，父亲有意无意中，也改变了我对事物固有的思想。面对一个无知的、无欲的、纯洁的老人，我似乎才是最大的受益者。